

通俗文藝叢書

老平僱農楊樹山 平鷹墳

成大·輕影等著
東北書店發行

通俗文藝叢書

老僱農楊樹山

大·成·思·奇·著

平 鷹 墳

輕 影 著

— 鼓 詞 —

東北書店發行

(鼓詞)老僱農楊樹山

大成、恩奇

第一回 創窮根

四十二年好苦情，身由中農變僱農，
父子兄弟被逼散，地主就是害人精。

(唱)說得是：

青縣城西羅家莊，有一個窮人本姓楊，名叫樹山六十
一歲，做長工四十二載好慘傷。要問他爲何受苦四十二
載，列位不知聽端詳：他幼年光景本不壞，他家有三十六
畝地呀八間房，哥兒們排行他是老二，弟弟樹合哥哥樹
堂，那時節家中有人十一口，有吃有穿家道小康。不料想

光緒年間鬧大水，大水淹了羅家莊。高粱棒子長的好，淹在水裏沒上場，吃糠嚥菜苦度日，春天來到愁的慌。萬般出在無計奈，樹山出門把活扛。年紀剛剛十幾歲，挑起水來直搥盪。財主一見心好惱，罵聲小山你好浪當。吃我喝我你不掏勁，你小子安的什麼心腸。最可慘、好悲傷、身子有病也得把活幹，擰眉瞪眼暗自叫娘。

樹山受苦咱且不表，扭頭再說皮家莊。皮家莊有一個周地主，周紹錫的名字遠近揚。驛馬成羣三百畝地，一年不離大烟槍。民國十三年鬧兵變，大兵來到皮家莊，車馬草料按地派，紹錫一見發了慌。獨自一人床上躺，抽着大烟想主張。吸口烟來吐口霧，一個烟圈上房樑，噴雲吐霧連三斗，一條妙計想在心上。差人去把大舅子請，不多時羅家莊的地主鄭德元騎馬來到皮家莊。妹夫大舅子見了

面，先茶後酒細商量。周紹錫如此這般講了一遍，鄭德元點頭稱讚好主張。德元開言把妹夫叫：「孩子他姑夫聽端詳，這個差事交给了我，管叫你坐享富貴喜洋洋。德元告辭回家轉，羅家莊去把鄉親誑。」

有一天鄭德元吃罷早飯往外走，邁步走進楊家房。財主進門窮人害怕，全家大小發了慌，拿笤帚、忙掃炕，口尊鄭爺你老安康。鄭德元一屁股坐在炕頭上，叫聲老楊聽端詳：「恭喜恭喜真恭喜，你家要過好時光。楊家男女低頭想：野貓子進宅不大吉祥。德元緊接開言道：『皮家莊我妹夫有些好地找佃莊，租佃關係真公道，對半納差對半分糧，八段好地一頃二十畝，旱澇得收有保障。每畝打糧一石整，六十石糧食你家裝。穀滿囤、豆滿倉，一年存下二年糧。一種種上六年整，你又娶媳婦又蓋房。楊家說：鄭

爺喲，你說這話倒是好，俺家沒吃的那有力量。鄭德元開言道：我妹夫這人可好心腸，給你家買上一匹馬，要借糧食隨便裝，打着燈籠遍地走，那有好事像這樁。我鄭德元從小沒說過謊，管保你家上不了當。鄭德元花言巧語說了一遍，哄信了窮人本姓楊。周紹錫定下了牢籠計，鄭德元當了引魚的郎，楊家租了周家的地，從此倒霉不尋常。民國十四年把地種，楊家搬到了皮家莊。哥倆下地去一望，遍地荒草一尺多長，開荒種地長不好，一畝打了三斗糧。八月中秋那一晌，周紹錫來到打糧的場，先裝糧食整十石，扣了楊家借的糧。楊家一見開言道：口尊周爺聽端詳，春天俺借糧五石整，爲什麼扣俺十石糧？周紹錫開聽哈哈笑。黑牙一呲開了腔：春天糧價八毛整，現在沒有三毛五分的好高粱，一東一畝咱們是朋友，四毛合價你沾光，

楊家一聽心發冷，激零零從頭涼到腳跟上。簸箕木斗叮噹響，從根道尖上接着裝。刮斗以前捩三捩。佃戶吃虧不尋常。整袋糧食往周家扛，口袋上的大字是寶善堂。地主扛走二十石，佃戶落了連糠帶粃十石糧。地了場光把賬算，算盤子一打響叮噹，人工花消全算上，老楊家賠上了叮叮叮、噹噹噹、又白、又亮、又沉、又重的五百現大洋。

辛辛苦苦的一年整，春天沒吃的還得借糧。借一還二加倍利，這個損失沒法補償。萬般出於無計奈，加緊生產多打糧。樹山辭活也不幹了，他也搬到皮家莊。父子三人把地撈，三鋤一按幹的強。二百四的地頭一腰到，貪黑磨晌兩頭不能見日光。高粱好，穀子壯，一家老少喜洋洋。不料想七月裏下了半月雨，下澇了穀子和高粱。爹叫兒，兒叫娘，抱頭相哭淚汪汪，雖說個粒沒有見，六十畝的花

消得繳上。無計奈何去借賬，三分行息不尋常。種地種了十一年整，挨了餓，欠下了賬，算了算又虧花消又虧糧，一筆一筆全算上，賠上了一匹黑驢，二十六畝地，還有八間泥坯房。

（白）楊樹山家種了周紹錫的地，頭一年借了周家的糧做本，到秋來被周紹錫一創，裏外一算，倒賠了五百現大洋；第二年楊樹山活不幹了，也回來一家子種周家的地，七月裏趕上下大雨又澇了，弄的又賠了賬。一連種了十一年，賠了一匹驢，二十六畝地，還有八間房。楊樹山家的小日子就這樣一年一年賠光了！

（唱）楊家種了周家的地，年年辛苦年年窮。房屋地土賠了個淨，還塌了二百四十塊的一個大窟窿，三分利，利滾利，越壓越重，壓的楊家好苦情。數九隆冬下大雪，

老楊家沒吃沒穿怎麼過冬？你說地主心多狠，要租討債逼的兇。只逼得樹山的弟弟下了天津衛，哥哥樹堂下了關東。一家人天各一方失散了，丟下樹山孤苦伶仃，萬般出於無計奈，還給人家當長工，血汗白流五年整，這才填上了那個大窟窿。樹山剛說喘口氣，不料想，二十八年大水把人坑，皮家莊的莊稼全淹沒，房跟底下把船冲。地主一見發了水，把樹山趕出了他的門庭。楊樹山無吃無穿沒房住，一家大小放悲聲。真是叫天天不應，叫聲地來地也不靈，大人哭，孩子喊，好不悲慘，楊樹山仰天長嘆好幾聲。樹山的兒子小雙，才十六，開言又把爹娘稱：眼下咱家難度日，我聽說日本鬼子又佔了縣城，咱們家破國也破，爲免要少盡孝來多盡忠，我要當兵去抗日，樹山連說我贊成，好孩子，你要當兵去抗日，千萬別當中央兵。中

央軍隊像鬆蛋，見了鬼子吓發了矇。你要抗日去當八路，那才是爲國救民的好英雄。你要當兵抗了日，千萬多殺鬼子兵。家中事情別惦念，咱們窮人不會老受窮。

楊雙抗日咱不表，再把樹山明一明。沒吃沒住站不住脚，拉家帶口討飯爲生，要一口來吃一口，要不了來束束腰，喝口涼水待到天明。他又到文安窪去把地犁打，地犁當飯把飢充，刨一碗來嚼一碗，刨半升來吃半升，生吃地犁拉不下屎，大人孩子肚子疼。大人湊合着度性命，幾歲的孩子那能行，草根當飯吃不飽，活活餓死了五歲的閨女叫煥生。要飯人連塊破席也沒有，把孩子的屍首扔在地犁坑，楊樹山掉下傷心淚，楊大嫂躺在窪裏放悲聲。十人見了九人落淚，鐵石人兒也傷情。楊樹山咬牙跺腳把地主罵，害得俺楊家好苦情，日後我翻身轉了運，定和你周賊把賬清。

(白)且說楊樹山給周紹錫種地，結果弄得家敗人亡，好不悽慘，不由的他暗暗發恨，大罵地主無情。諸位明公聽了，一定要問，楊樹山既然知道是吃了地主周紹錫的苦，上了他的當，為什麼當時不反抗呢？不和他說說理呢？

(唱)要問楊家為什麼不反抗，明公不知聽端詳：論打架，楊家本來弟兄廣，擋不住地主的五眼槍。要打官司去告狀，那周紹錫上過法政大學堂，有錢有勢誰敢惹，何況那國民黨的縣官個個貪賊，有理沒錢是白鬧，佃戶準得坐班房。封建政權恨窮人不死，虐政殺人似虎狼。明公啊思一思來想一想，這樣的社會應當不當快改良？

第二回 大翻身

共產黨八路軍來到，人民見了光明，楊樹山翻身把仇報；窮人們有了地種。

書接上回（唱）說得是：受苦受難的楊樹山，討飯渡日好幾年，三十三年落了水，大水一落地裏乾。落了旱塘能種地，楊樹山帶着妻子回到了皮家灘，還靠受苦來渡日，只掙工資三千元，三千偽鈔頂不了事，還不夠買雙布鞋穿。正在苦頭像黃連，活該窮人把身翻，前年冬天真是好，八路軍共產黨來到這邊，領導人民來抗日，增加工資實行合理担負，領導減租又減息，清算惡霸和漢奸，樹山也闢出了十一畝地，自種自吃拿不着担負。雖說有了兩段地，仍舊不夠吃和穿，紅契文書在地主的手，楊樹山只能

耕種沒有所有權，地權還在地主手，樹山心裏不舒坦。楊樹山心眼裏暗打算，想起往事心發酸，想起受的苦和難，想起全家失散不團圓，仇深似海還沒報。此仇不報心不甘，自己的家業都被地主佔，反給他流汗這些年，他們吃的是我們窮人的飯，他霸佔了我們的好莊田，他們享福我受罪，這事實在真夠冤。今天有民主政府給作主，幫助人民把身翻，眼看報仇不算晚，翻身算賬在今天。楊樹山拿定了老主意，他找來了僱農、佃戶、貧農一大班，你一言來我一語，多年的冤仇說不完。這個說：只因種了周家幾畝地，自己賠上了好莊田。那個說：借了周家錢十塊，利滾利來年趕年，房子地土全賣淨，又給他扛活十幾年。孫慶義本是個中農戶，叫聲大夥請聽言：雖然我沒租周家的地，可恨地主把地瞞，他瞞黑地毀了我，老大的花消替他攤。

地主殺人用暗箭，不聲不響的害了俺。樹山說：只因種了周家的地，房糧地土全賠乾，逼的俺全家老少失散了，閨女餓死好可憐。大家夥越說越惱越有氣，咬牙跺脚喊連天，今天咱們要算賬，報仇雪恨把身翻。

萬里無雲響晴的天，陣陣秋風不覺寒，陽光普照大地暖，正在八月二十三，翻身的隊伍集合起，大鼓敲的響連天，粗聲暴氣把口號喊，真好像倒海崩了山。喊得是：我們要報世道變，仇報仇來冤報冤，周紹錫霸佔了俺的地，把俺的血汗都喝乾，窮人們受氣又挨餓，你小子吃魚掛肉抽大烟，咱們今天算一算，多年的血債要你還，翻身的隊伍聲勢大，撐破了街道震破了天，潮水一般往前走，來到周家大門前。大門以外高聲喊，姓周的小子你聽言：快出來把賬算，別等着丟人現眼找難看。叫的叫，喊的喊的

喊，翻身大隊暫且不表，再把地主表一番。周紹錫小子真奸詐，真算鬼計又多端，這幾天聞聽風不順，他逃之夭夭在外邊。周賊畏罪逃走了，丟下他媽把家看，周老婆正在房中坐，忽聽門外喊聲喧，伸手拿起龍頭拐，囑留格登的來到門外邊，開言又把鄉親叫，叫聲大夥聽我言：咱老輩少輩都不錯，你們借糧有糧，借錢有錢，何必大嚷又大鬧，可別讓外人笑話咱。周老婆甜言蜜語往下講，氣的羣衆喊連天，胡說八道哄不了俺，今年比不得往上年，快叫你兜來把賬算，你別囉囉嗦嗦耽誤時間。周老婆子開言道：衆位鄉親請聽言，我兜出門把賬要，已經出門好幾天。羣衆聞聽不怠慢，咱們進去翻一翻。樹山領頭往裏闖，裏裏外外全找遍，不見冤家在那邊，衆人急的把脚踩，氣壞了老頭子楊樹山，滿想今天出口氣，莫非這小子錯了天。周老婆

見到羣衆不好意思，哆哆嗦嗦開了言：要種地來你們隨便種，要使牲口棚裏牽。衆人聞聽發了火，周老婆子你胡纏，你家是吃的俺們的飯，你家霸佔俺們的好莊田，不是我們把你的東西要，是你應該把賬還，你家沒有搖錢樹，那來的磚房好地和洋錢。周老婆子無話講，叫聲鄉親你聽言：算賬大家看着辦吧，要房要地我不攔。羣衆又把文書要，周老婆子爲了難，有心把文書交給大家夥，又怕兒子回來把臉翻，抬頭心想一條計，叫聲大夥聽言：文書匣子全埋爛，成了爛泥一大灘。羣衆聞聽說不信，齊聲吶喊把文書翻，說來人多事好辦，搜出了文書好喜歡，這個說，有了把握咱慢慢算。那個說：不算清了不算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翻身的隊伍向右轉，又來到地主周紹錫的大門前。怎麼樣，喊破天。我有心一一說下去，事多嘴笨說不全，

總而言之羣衆的鬭爭勝利了，算出了好地兩頃四十三公
平合理分配的好，楊樹山分了王家墳上六畝半，他早澇得
收抗屬佔了先。現在他共有好地一十七畝半，另外還分了一
明兩暗的房三間，永遠爲業的文書拿在手，這一回有房
有地有吃有了穿。

楊樹山翻身轉了運，思前想後好喜歡，當牛馬、受苦
難四十二載，可熬的今天把身翻，剃了頭、刮一刮臉，雖
說年紀六十一歲，覺着變成了十七八歲的一個青年，走起
道來把胸脯腆，解放小曲不離嘴邊。楊大嫂也參加了婦聯
會，生產勞動作宣傳，老楊脫下了虱子襖，大人孩子都把新
衣穿。焦黃的饅饅雪白的麵，不缺油來不少鹽。樹山下地
把活幹，眼望着莊稼喜心間，棒子個個粗又大，高粱一望
像紅山，狗尾巴粗的黃穀穗，山藥花生樣樣全。老楊越看